

女儿的幸福手账

读初二的小女儿最近迷上了收藏小物件，却偏偏又不叫收藏，倒是不知道从哪儿得来个文艺十足的叫法——幸福手账，记录时光。当她把我脸上的浅笑解读成对她的行为的不以为然，原本的笑意盈盈换成了眉头轻蹙，开始试图说服我：妈妈，你想想啊，生活中每做一件事都是有痕迹的，但时间使人健忘，所以收一件小物品记录那段时光实在是太有必要了啦。

说完，却不再关心是否真的能说服了我，笑意又跃上了眉梢，摇着我的手臂，兴致勃勃地找我讨要一些年代久远的东西：妈妈，妈妈，你几年前去外婆家的火车票还在吗？给我一张吧？还有信封呢，你那么多的信封，能不能送一张给我呢……原本静坐着书的我，被女儿的情绪所感染。起了身，打开那些收藏旧物的抽屉，开始陪着她找她期待的小物件。

在抽屉的最上层，放着两叠我珍藏多年的旧信件，用白色袋子很严实地包着，想着能防尘防潮便好，丝毫没想到把它们包得美观些。我抬眼看了下小女儿，果然，她的语气里便有了些不以为然：妈妈呀，叫我怎么说你好呢，这么珍贵的东西，也不用个好看些



的或者结实些的袋子给它们包好。一边说着，一边小手倒是没停，利索地打开了包装，拿出了信件。

找了一会儿，她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——一张生肖邮票，两张民居邮票，如获珍宝般地收了起来，走到了自己的房间。我整理好抽屉，受好奇心的驱使，也走到了她的房间。

坐在书桌前的她，面前放着一个大大的文件夹，她正小心翼翼地将邮票放到文件夹里。那个时候，她说要买时，我还纳闷，大而笨重，不明白她要买来做什么，原来是用来记这幸福手账了。

看到我进了房间，她便开心地与我分享起来，一页一页地翻给我看。文件

胡美云

夹里收着的都是一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物件，一张同学亲手制作的签名卡片，某次购物的清单，几张和家人同看的电影票，还有外出游玩时的车票船票……这些平常的小物件都被她用心地收藏着，每一件东西的边上都用标签纸写着日期、地点和当时在一起的人，有些还用三言两语记录着当时心情。

望着面前满脸笑意，向我解说着小卡片背后故事的女儿，我忽然明白了她开始说的那八个字的含意：“幸福手账，记录时光。”

是啊，生活中有许多像这样不起眼的小物件，一次用心的收藏，对于它们，就是经历了时光的积累与沉淀，烙上了时间和记忆的标签，变成独一无二与珍贵。而生命里那些渐渐远去的场景，因为有了它们，才会在许多年后的某一瞬间，得以重新在记忆里鲜亮起来。那些曾与它们有关的人与事，会像旧电影一般，从眼前走过。童年、少年以及所有过往的日子，由原本的模糊与遥不可及，变得清晰丰满起来，近在眼前，满怀感动。

一如此刻，在女儿的幸福手账前，我仿佛望见了时光的那头，那个依然少年的自己，正在收信拆信读信。和她一样，快乐地收藏时光。

旧时乡村的独轮车

程新兵

回乡祭祖，踏入久违的老屋，土墙摇摇欲坠，曾经生活的老屋，现如今残墙断垣，破败不堪。孤零零地躺在墙角的一个物件引起了儿子的好奇，“爸爸，那是什么？”我抬眼细看，原来是儿时熟悉的独轮车。独轮车，又称“鸡公车”“二把手”“土车子”。小时候，乡村几乎家家都在使用，是那个年代一种轻便的运物、载人工具。

独轮车结构简单，独轮装在中间，用木架包围住凸起的轮子，平板安放在凸起的轮子两边，分割成一左一右，用于放货，整车几乎全是木制，除了个别固定地方用上铁钉和螺栓。那时乡村还是泥土路，道路崎岖不平，而且时宽时窄，特别是经常要上山坡下沟渠干农活，独轮车很好地克服了这些困难，再小的路也能推行，并且能随时灵活地掉头。

我告诉儿子，那是爷爷曾经用过的独轮车。年幼的儿子一脸茫然，打从他出生就没有见过爷爷，也没有见过这独轮车。我一时兴起，向儿子演示推独轮车。无奈独轮车许久未用，套绳已风化，一拿起来就碎成一地；轮毂已损，不能再转动了。“独轮车散了架——没法推了。”望着早已成“古董”的独轮车，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。记忆中，父亲用过的这辆独轮车还颇具传奇色彩。父亲自幼丧父，小脚的奶奶独自抚养一堆儿女，日子过得极为艰难。别说家中有独轮车，就连基本的农具也是缺这缺那。一次，邻村的跛脚大爷与父亲打赌，如果父亲一个人一天能把自家一亩田的稻谷全部收割完，这辆独轮车就归父亲。从割、挑、打、收，父亲从天蒙蒙亮，一直忙碌到月亮、星星爬上山来，父亲累得走路都摇摇晃晃，终于赢了这个赌局。

父亲有了这辆独轮车格外珍惜，每次用后都及时修葺，独轮车越用越好用，外观和性能始终完好如初。推独轮车是一门技术活，光凭一身蛮力还不够，要做到人车合一，不然容易翻车。父亲干活爱动脑子，推车也是一样。那时生产队的年轻人经常比赛推独轮车，父亲把巧劲和力量完美结合，推车的速度快，载物多、用时少，几乎次次拿第一。

父亲最为得意的一件事，就是用这辆独轮车把跛脚大爷的女儿推回家当媳妇。原来，跛脚的大爷早就看上了父亲，一直暗地里在观察和考验父亲的种田能力和吃苦劲头。这个跛脚的大爷也就是后来我的外公，不得不佩服当年外公的眼力和魄力。父亲去世后，独轮车就闲置了下来，一则家中无人会推，二则搬运货物和载人已经用不上了。独轮车就彻底成了摆设，有的农户早把独轮车劈成柴火烧了，只是母亲爱怀旧，时常想念早逝的父亲，就一直把独轮车留在土屋的墙角。

其实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旧时乡村很多常用的物件慢慢成了遥远的记忆，比如独轮车，过去在乡村是很时髦且广受欢迎的一种交通工具，而现在早已褪下了历史的光环，只是在乡村旅游景点偶有遇见，悄然成了后人追忆的对象。

一起约

林晓玲

夏天的夜，凉快舒爽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青草味。忙碌了一天的人们，三三两两地来到江边大道散步，舒缓白天的焦躁与疲乏。

走在我前面的有一个小伙子，T恤衫上写着“一起约跑吧”五个大字，特别醒目。这应该是淘宝上的订制服装吧，现在的衣服真是时尚又有个性。诧异间，身后突然响起了“呼哧呼哧”的跑步喘息声，猛然间，有三男两女从我身边快速跑过，当他们跑到前面那个小伙子身边时，其中一人说道：“怎么啦，坚持一下，还有一千米。”

原来他们是同路人。只听得小伙子回了句：“你们先去，我的脚崴了。”

还有一千米？好奇的我紧随着前面那个小伙子的脚步。走了约莫十分钟，只见江边大道的宽阔处，人头攒动，男女皆有，老少不一，高矮各异，但都穿着“一起约跑吧”的T恤衫。有的边擦汗边谈笑风生，有的还气喘吁吁，有的正开怀畅饮，有的则用力挥舞着印着“一起约跑吧”的大旗，都精神饱满倍儿爽的样儿。

闲聊之下，原来是几个喜欢跑步的小伙子，相约每周末的傍晚沿江边跑步，春秋不变，寒暑坚持。慢慢地，不时有兴趣者加入其中，队伍慢慢壮大，有上百人之多。约跑者互相提醒，相互陪伴。就这样坚持了一年，今天是他们的周年比赛。

一起约。曾经，我也跟几个本地的文友一起约读书。我们都是来自不同行业的朋友，年龄各异，只因都喜欢文字。我们便建微信群，不时地交流阅读心得，也聊聊文字的魅力、生活里的文学，时光在我们的兴趣中变得轻盈美好。后来，我们从线上转为线下，每周固定一个时间，轮流做东，一起品香茗读美文，在抑扬顿挫中演绎文字的优美，于平平仄仄里畅享诗与远方，烦忧的日常生活似乎多了一份惬意和舒适。虽然，其间有人因工作缘故想退出，有人因不能坚持想“散伙”，但约读时我们相互鼓励彼此促进。至今，我们坚持一起约读已有两年多的时间，阅读丰盈了我们的烟火人生。

时下，刷手机似乎成了我们的固定爱好。站坐躺，姿势自选；路边、停车点、餐馆、休息室……地点不拘。相同动作，一样的表情，男女老少都有着惊人的相似处。时间在那一点一滴、一眯一张中飞速流逝，与此相关的各种疾病、各种家庭问题也悄然产生。

一起约，或运动，或读书，或娱乐，相互提醒，互相鼓励促进，只要是有益身心。这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低头族对手机的痴迷程度，让大伙儿有时间去“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”，或“畅叙幽情”。如若因此养成了良好的作息习惯，培养了某种兴趣爱好，甚至结成了友谊……这其实都挺好的。

放下手机，今天，你一起约了吗？

霞光旖旎的村庄

王诗炳



《山里人家》

黄伟鹏 摄

画。远眺，霞光洒在荷锄归来的农人身上，是缀满的淳朴和温馨，它像极了母亲那粗糙的双手，轻轻地抚摸着她孩子的额头。鸟儿在空旷的天底下来回盘旋，它们以翅膀的高频率振动在呼应着下面这片祥和的世界。近望，农村的小径上，道路泛着光芒，回应着晚霞的光亮。孩子们正沐浴在霞光下，驱赶着一群群牛羊，走在归家的路上。一声声银铃般的笑声传来，是童声，女孩们哼着歌，男孩们打着转。一只只可爱的小羊羔，一头头活泼的小牛犊，皆跟在它们母亲的后面，尽情地撒着欢。哞哞咩咩、吱吱呀呀交叠在一起，协奏一首动听悦耳的“乡曲”，与霞光一起撒在这弥漫乡土味的小路上。

依稀是一个年少的黄昏，我站在村口，前面是那条通向田野、通向远方的小径。我瞅着晚霞似火，霞光万道，这地上的青草，好似慢慢从白天的炙晒里头缓了过来，难得的，

泛起了露珠。但是，露珠还是温热的，仿佛委屈在一天的暴晒里，让人忍不住也替它们祈祷一场大雨，好让它们的生命重新焕发光彩。几十年过去了，那霞光还是依旧亲切，牵着我漫步于村庄的小径。去找寻红砖青瓦的厝，上面投射着没有规则的光；抑或去欣赏一株株密匝匝、枝干盘虬卧龙的龙眼树，霞光从树叶缝隙里洒落下来，斑斑驳驳的光点在水泥地上抖动。间或会有微风吹过，树枝发出沙沙的轻响，树上最好栖息着几只不知名的鸟雀，那棵树也就活了，变得更有情调。橘红色的霞光，从天际的一角缓缓泻下，弥漫在傍晚的天空中，轻飘飘地包围着你，它一言不发，却静穆庄严，朴素温暖。

啊！令人爱恋的霞光，令人眷念的村庄。有时静静地痴想，仿佛自己再次缱绻晚霞柔情，把那时的光晕织进一件心仪的衣裳，一同把过去的时光和风景织进去。把酒临风，一起吟诵这梦幻般的场景。

菊香满新秋

许健辉

特别喜欢宋代无门慧开禅师的偈语：“春有百花秋有月，夏赏荷花冬赏雪，若无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。”

其实春夏秋冬四季都有月，非秋独有！不过月色以秋最亮最圆。同样，花何尝不是四季都有，只是品种不同。一般以春季的花多彩多姿，大有百花齐放的感觉。夏之荷，冰清玉洁，一枝独秀。然，秋之菊却有“菊残犹有傲霜枝”，这种骨气，菊如其人，不但是君子，更是硬汉。宋郑思肖《寒菊》曰：“宁可枝头抱香死，何曾吹落北风中！”说得掷地有声，可说是与五柳先生所见略同。陶渊明之独爱菊，还有一个理由：“酒能祛百虑，菊为制颓龄。”事实上菊可以入药。由于五柳先生诗有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之句，“东篱”竟成了菊的代词。李清照《醉花阴》：“东篱把酒黄昏后，有暗香盈袖。”这“暗香”比起“香远益清”的荷花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“荷香销晚夏，菊气入新秋。”骆宾王说的正是此时的景象，而赵嘏更加上几分骚人墨客的感情，他说：“紫艳半开篱菊静，红衣落尽渚莲愁。”白居易却言：“耐寒唯有东篱菊，金粟初开晓更清。”元稹的“花中不偏爱菊花，这花开得更无花。”则对菊花历经风霜后凋亡的坚定性格的赞美，别出新意地说出了他爱菊的原因。秋已至，赏菊赏月悠然自得，菊香满新秋。